

# 始祖神话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起源

向柏松,袁咏心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形成经历了数千年的积淀与发展,其源头可追溯至文明初期的始祖神话。始祖神话是关于人类祖先创造世界、创造人类与文化的神圣叙事。始祖神话顺应氏族、部落、民族凝聚与认同的需求而产生,是“象征着群体团结的标志”,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最初的源头。始祖神话奠定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依存环境、精神内核、基本框架,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实、牢固的基础。

**关键词:**始祖神话;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原始形态

**中图分类号:**I20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8)04-0079-06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命题,旨在通过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所谓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指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与精神依托,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寄托心灵、安顿灵魂的安身立命之所,“是民族生命力的精神之母,创造力的精神之源,凝聚力的精神纽带,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sup>[1]</sup>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经历了数千年的积淀与发展,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国境内早期时代的神话,其中主要是始祖神话。始祖神话是关于人类祖先创造世界、创造人类与文化的神圣叙事,可以分为创世始祖神话、人文始祖神话、民族始祖神话等。始祖神话顺应氏族、部落、民族成员认同的需求而产生,是“象征全体团结的标志”<sup>[2]</sup>,因此,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最初的源头。

## 一、创世始祖神话与共有精神家园的依存环境

共有精神家园,是指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精神安顿的地方、灵魂栖息之所。这一概念既具有比喻和象征的意味,也包含具体的空间指涉,即精神家园所依托的地域范围。因为共有精神家园的形成,不仅需要其构建的主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而且需要承载精神家园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即精神家园涉及的地域范围。从共有精神家园发生、发展的历程来看,其地域范围必然经历了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最初的地域范围只是盘古神话所描述的盘古所开辟的天地。盘古由开天辟地的大神而逐渐演化为

中华儿女共同认可的始祖神,所以人们在追溯时空的起源之时,总是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可见,盘古创世祖先神话所描绘的想象中的地理空间,作为一种信仰,已经沉淀为中华民族儿女的集体意识,盘古及其开创的天地已成为人们精神寄托之所,或曰精神家园。

盘古神话最早的记载见于徐整所著《三五历纪》、《五运历年记》,原书均佚,原文见于其他著作的引用。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一引徐整《三五历纪》云: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

马骕《绎史》卷一引徐整《五运历年记》云: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为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流汗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甬。”

两则记载,合在一起正好构成盘古开天辟地、创造万物的完整的开辟神话。第一则神话讲述天地、盘古的逐渐形成过程,盘古每天长一丈,天与地也长

收稿日期:2018-04-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神话活态传承形式与民族文化记忆研究”(15BZW185)。

作者简介:向柏松,男,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神话。

一丈,经过万八千岁,天地形成,盘古也长成天地间的巨人,由于经历了万八千岁的演化,“天去地九万里”。天地形成过程中,盘古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与天地同长的过程,实际上是起到了撑开天地的作用。所以在中国自古有盘古开天地的说法。第二则神话讲述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化生万物,即盘古用他的身体创造了天地之间尚需创造的各类基本事物,从而使天地万物基本形态趋于完善。

盘古神话经过数千年传承发展,遍布东西南北中,盘古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儿女共同认可的创世始祖神。在学术界,有不少学者认为盘古神话起源于中原地带,河南的桐柏、河南的泌阳、河北沧州的青县等都属于盘古神话起源范围。桐柏县是河南省南阳市下辖县,位于桐柏山麓,为淮河的发源地。三国徐整记载盘古神话有云:“盘古死……血为淮渚。”将盘古与淮河发源地桐柏联系在一起。唐朝、宋朝编修的《元丰九域志》曰:“桐柏山,淮水所出。淮渚庙,盘古庙。”明代学者李梦阳《大复山赋》,将桐柏山水帘洞以西的一道酷似人形的山脉称为盘古,“昔盘古氏作兹焉,用宅……”清代学者贡愈淳作《桐柏山赋》曰:“盘古开天而首出……”桐柏山有盘古庙,还保留着盘古山、盘古洞、盘古斧、盘古井等与盘古神话相关的地名。桐柏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可以说是原始盘古神话的遗存。如神话传说说人类之初有两条鱼变成了两只猿,这两只猿就是“阴阳之始”的盘古夫妇。盘古崇敬祖先,就有了盘古抱二鱼以示崇敬之说。后来,盘古抱鱼之说就形象地演化成了太极图。人们效仿祖先,就形成了民间挂太极图之俗。桐柏民间自古习惯在门头上、窗户上、院落影壁墙上挂太极图,以示吉利,并有希冀祖先庇佑以辟邪之意。桐柏民间传说中正月初一是盘古的生日,这一天祖先盘古要回来过年,需要清静,所以在桐柏初一到初十不能举行闹新春的游艺活动,以免打搅盘古。正月初十盘古离开后才可以举行娱乐活动。

盘古神话传入东北地区。马卉欣指出:“盘古神话传到了东北地区。东三省民间都有流传……由于盘古神话影响较大,大兴安岭林区有‘盘古山’和‘盘古庙’的地名。黑龙江省的漠河地区有一盘古镇和一盘古河。”<sup>[3]</sup>吉林省盘古神话《谷子和豆子》较为独特:盘古有两个女儿:谷儿和豆儿。长大后,盘古叫她们到人间闯荡。谷儿与豆儿牢记盘古的话,比赛生长,后来谷儿心野了,不专注生长了。到了秋天,豆儿结满了鼓鼓的豆荚,谷儿则只长了一个

穗,惭愧地低下了头。盘古知道后,就叫人类惩罚谷儿,把谷儿捆起来,用石碾子压,用木叉打,用铡刀铡碎了给牲口吃。

盘古神话很早就流入南方地区,并为南方少数民族所吸纳。任昉《述异记》记载:“古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今南海盘古氏墓,亘三百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祠,今人祝祀;南海中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为姓。”袁珂考证:“桂林,秦置郡名,约有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全部地方。其后三国也设桂林郡,治所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延绵三百里的盘古墓,其实是象征盘古神话及盘古信仰在南方民族地区的广为传播。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的来宾市,人们称之为“桂中腹地”,所辖兴宾区、合山、忻城、武宣、象州等地,保留着十分丰富的盘古文化,包括盘古庙、盘古神话传说、盘古歌、盘古师公戏,以及以盘古命名的村庄、山岭、岩洞等等,说明盘古神话在此的盛行。来宾壮族民间至今流传着“盘古兄妹”繁衍人类的故事:远古时,水淹天下,人死几尽,只有躲在葫芦里漂浮的两兄妹得以幸存,他俩结婚后生出像一块四四方方的磨刀石一样的肉团,砍碎撒向四野,变成了千千万万的人群,从此人类又繁衍起来。壮语称兄妹俩为“盘勾”。“盘”即砺石(磨刀石),“勾”即葫芦,而采录故事者用近音汉字记作“盘古”。“磨刀石、葫芦”,包含了壮语“盘古”一词最原始的意义。来宾盘古信仰文化圈的特点是历史悠久,其上限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同时又具有南方盘古信仰共同的特点,以盘古兄妹为共同人文始祖。

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瑶族依山建房,其房屋排排相叠,形成山寨,被汉人称“瑶排”。因此,有一部分瑶族被称为“排瑶”。八排瑶是对聚居于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境内排瑶的专称。八排瑶信仰盘古,盘古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八排瑶有盘古王女儿的传说:很久以前,盘古王女儿房沙十三妹从天庭下到凡间,热恋勤劳、英俊的阿贵唐冬比,两人结为夫妻。冬比的哥哥是个贪婪狠毒的人,想要害死冬比,霸占房沙十三妹。后来阴谋败露,但十三妹私奔人间的事给盘古王知道了,便责怪她在人间惹事,把十三妹召回天庭。十三妹临别时向冬比传授了上天相会的办法。冬比按照十三妹的嘱咐,不畏艰难险阻,爬山涉水,战胜了途中的毒蛇猛兽,来到南山,寻得琴树,做成长鼓。等到十月十六日盘古王婆诞辰这一天,他打起长鼓,跳了三十六个旋圈,终于使自己像山鹰一样向天庭飞去,得与十三妹团圆。从此,

人们为了纪念十三妹和冬比的忠贞爱情,把长鼓舞世世代代传承下来。

盘古神话在中国大地上悠久而广泛的传承,孕育了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天地观和家国边界观,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潜存于中华民族儿女的内心深处,成为共有精神家园永恒的潜在原型。

## 二、人文始祖神话与共有精神家园的信仰内核

共有精神家园作为家园而言,必然有共同尊崇的祖先,对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而言,必然有共同的尊崇的人文始祖。人文始祖即开拓人文、始创文明的祖先。近世以来中华儿女习惯以炎黄子孙自称,炎黄即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黄最早为华夏族祖先,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文化的交融交流、民族的融合,逐渐被各族人民尊为共同的人文始祖。最初,华夏族的祖先有三皇五帝之说,其中以炎帝、黄帝影响最大,遂成其代表。炎黄人文始祖以神话为载体,影响深广,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信仰内核。

炎帝黄帝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可的人文始祖,除了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交流等原因外,也与炎黄神话自身的丰富内涵与深广的影响有着密切联系。炎帝神话主要讲述炎帝发明稼穡、开创农业文明的事迹。神话所载炎帝神农即是原始农业的始作俑者。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皇甫谧《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蟠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

《宋书·符瑞志》:“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山,生炎帝神农。”

《古今图书集成》《皇极典》卷七“帝王部”引《史记补·三皇本纪》:“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媯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炎德王,故曰炎帝。以炎名官,始教耕,故号神农氏。神农本起烈山,故左氏称列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厉山氏。”

《册府元龟》卷一《帝王部》:“炎帝神农氏,姜姓,母任已,有蟠氏女,为少典妃,生帝以炎承木,故为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

以上典籍记载的神话说明,炎帝即为神农氏,生于姜水。其母(任姒、任已、女登)为少典妃,感龙生炎帝神农。当然,在古代文献中,炎帝与神农的分合关系,历来争论不休。在此不赘述。笔者认为,两种

称呼实为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的不同时代的称谓,后人则将其并称,视为同一部落联盟首领的通称,于是有炎帝神农氏之说。炎帝神农氏是新石器时期经历了数十代繁衍的一个强大部落,其部落首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具体称号,如魁隗氏、连山氏、列山氏、烈山氏、厉山氏等,但又有其统一的称号,即炎帝神农。炎帝神农故里有多种说法,如陕西宝鸡、山西高平、河南柘城、湖北随州、湖南会同县连山、湖南株洲炎陵县。这说明炎帝神农部落经历了由北到南的迁徙历程,其迁徙所到之地也必然留下有关炎帝神农发祥地、生平及其活动区域的神话传说与信仰观念、历史遗迹。炎帝神农氏显著的成就是发明了农业,然则从炎帝到神农,实则包含了我国原始农业从山地刀耕火种到低平地区耜耕与犁耕的过程。炎帝时期的农业是山地刀耕火种。《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国语·鲁语(上)》:“昔烈山氏之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至,故祀以为稷。”烈山,即放火烧山为农田,柱是一种有尖头的木棒,用以在烧过的山田挖坑点种农作物——稷。烈山氏、柱、稷等名称都是与山地刀耕火种农业生产相关的称呼,足见其氏族部落的农业经济属性。烈山氏又称炎帝,炎为两火构成,也与刀耕火种有关。刀耕火种曾是炎帝部落十分盛行的农业生产方式,以至于影响到部落首领人物的称谓。到神农氏时期,就进入了低平地耜耕农业阶段。马骥《绎史》卷四引《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做陶冶斧金,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白虎通义》也说:“古之人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可见,神农之时,已经采用耒耜,粮食作物已发展到五谷,产量大幅增加,品种更为丰富。神农之时,已有水利灌溉。《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荆州记》:“神农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则众井动。”其农耕已关涉水利,做到旱涝有收。农业生产是一种复杂的活动,要种植农作物,必须逐步选择无毒合适的植物并将其驯化使之适宜耕种。所以《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尝百草之说,反映了寻找农作物品种的艰辛。干宝《搜神记》明确说明尝百草目的在于寻找农作物:“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尝百草是为了寻找无毒无臭味的农作物,以至于顺带发现了某些草药,所



以神农又成为医药的发明者。农业生产离不开农具,于是又有耜耒与牛耕的发明。《史记·三皇本纪》说神农“人身牛首”,正是表现了对牛耕发明者的崇拜。此外,农业生还要掌握农时、气候、气象等。这些均非一时一地一人所能完成,需要数十代人不断积累不断发展,才能形成完整系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从炎帝神农一系列神话可见,炎帝神农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并发展了中国的原始农业使其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炎帝神农也因此成为原始农业的一个象征性符号。

黄帝神话主要讲述黄帝统一华夏部落、征服东夷、九黎族,全面创造和发展早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事迹。《易·系辞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孔颖达疏:“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通鉴外纪》:“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于寿丘,长于姬水,改姓姬。”

从这些神话中可见,黄帝为有熊国少典之子,原来姓公孙,因为长于姬水而改姓姬。因为居于轩辕之丘而取名轩辕,建都于有熊,乃号有熊,亦称有熊氏。也有人称之为帝鸿氏。因崇尚土德,土呈黄色,故称黄帝。《易·系辞》、《世本·作篇》等文献所载神话都反映了黄帝时期有许多发明创造。生产技术方面的发明创造如服牛、乘马、作驾、作舟、穿井、作杵臼、作弓矢等。物质生活方面的发明创造如制衣裳、建筑宫室房屋等。精神文化方面则有作甲子、占日月、算数、调历、造律吕、笙竽、医药、文字等。这其中当然有不少是黄帝以后的发明创造,而把它们均说成是黄帝的创造,表明了人们对黄帝开创文明之功的崇拜。

炎黄神话反映了炎黄二帝及其族群的伟大创造发明,这些创造发明使人类彻底摆脱了茹毛饮血的生活方式,告别了原始社会依赖自然的采集、狩猎经济时代,进入到自觉地改造自然的农业生产时代。炎黄时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中国文化后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孕育了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独特的中华文明。炎黄的伟大创造业绩随着神话的代代传播,不断扩大影响,以至于最初作为华夏族祖先的炎黄二帝至汉代而成为汉族的共同祖先,此后便逐渐演化成为中华各族儿女的共同祖先,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灵魂归宿,炎黄二帝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光辉事迹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

动力。

### 三、民族始祖神话与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框架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多元一体的大家庭的精神财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并不是人们主观的一种设计,而是在漫长、曲折、复杂的过程逐渐形成的。正如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所描述的那样:“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sup>①</sup>因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各民族文化兼容汇通、多元融合的结晶,也是所有民族和地区独具特色的优秀文化成果的显现,即鲜明的各个民族文化的个性与共性的交集。我国涉及到民族关系的始祖神话则从族源关系方面反映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形成的原始背景。民族始祖神话,即讲述民族始祖出生、出现或创世经过的神话。涉及到民族关系的始祖神话主要有两种:始祖同源神话,共祖始祖神话。两类神话反映了我国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关系,从文化源头上奠定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多元一体格局的雏形。

始祖同源神话,即讲述多个民族同出一源的神话。王宪昭指出:“这类神话主要有两种叙事结构:一是多个民族具有一母所生的血缘关系,或者表现为其他性质的同源共祖现象;二是多个民族由同一个神、神性人物等同时造出,或由同一种物质化生,或来源于同一个地点,致使这些民族的起源具有同源共时性。尽管一些神话中的‘民族’或指‘氏族’、‘部落’、‘部族’等民族的早期形态,但与现代民族的形成与自识仍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sup>[4]</sup>始祖同源神话明确显示了我国各民族的血脉关系以及文化之间的融合与认同。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天神厄莎造成天地万物后,又来开始造人类,厄莎种下一颗葫芦,葫芦成熟后,滚到海里,被螃蟹夹上岸。厄莎将葫芦放到太阳底下晒,晒干后,里面发出人声。经过小米雀鸟啄、老鼠啃,葫芦壳出现两个洞,洞里出来一男一女,即扎笛与娜笛。厄莎将他们养大,二人成亲,生下九男九女。九对男女长大以后又自相婚配,生下九百个孩子。九百个孩子长大了,吃光了住地的食物,用三年时间打得一只老豹子。九

① 1988年,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泰纳演讲”上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引文即出该篇演讲。

百个人来分那豹子的肉,站成九行,分为九个民族。厄莎站在中间来分肉。分了肉烤着吃的就是拉祜族,分了肉煮着吃的就是佤族,分了肉在火塘边烧了吃的,就是爱尼族(疑为哈尼族),把肉刮洗了放在锅里煮了吃的就成为汉族,煮肉吃埋头不说的就是老缅甸族,不生不熟烧着吃肉的是傣族。民族分出来了,厄莎分住处,鸭子领着傣族到水边,傣族就住在水边;喜鹊领着汉族走到山腰,汉族就住在半山腰;佤族跟着白鹇走,大山头住佤族;拉祜族跟着骆驼鸟走,山梁子上住着拉祜族<sup>[5]</sup>。这则神话讲述几代人血缘关系的延续,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同,才形成了民族,而这些民族又可以追溯到同一源头。阿昌族创世史诗《遮帕麻与遮米麻》说:男神遮帕麻创造了天,女神遮米麻创造了地,两人相遇结为夫妻。遮米麻怀孕生下一颗葫芦籽,遮帕麻将种子埋进土里,九年发芽抽藤开花,九年后结了一个大葫芦。遮帕麻用牛鞭抽打,打开一个洞,洞里跳出九个娃娃,九个儿女长大成人,成为九个民族的化身<sup>[6]</sup>。哈尼族神话《始祖塔婆然》说:天地分开时,只有一个从天上下来女人塔婆然。她住在山洞里,以野果充饥,其语只有飞禽走兽才能听得懂。一日,她在树根上酣睡,身上吹过一阵冷气,就怀孕了。肚子大起来,有生命在里面活动,连大腿、胳膊、脚趾头、手指头里面都在动。塔婆然突然觉得疼得厉害,睁眼看时,自己的肚子上、大腿上、脚趾上、手指上都爬满了小东西,塔婆然把这些小东西抖落到地上,就成了老虎、野猪、麻蛇、泥鳅……塔婆然一摇手,它们就跑远了。肚子里也掉下东西,塔婆然睁眼看时,非常喜欢,那些小东西长得非常可爱。一共有七十七个娃娃。她要自己喂养这些娃娃,为了分清楚这些娃娃,就给他们分别起了名字,叫哈尼族、彝族、傣族、白族、汉族<sup>[7]</sup>。德昂族神话《百片树叶百个人》说:天地初开之时,只有天公和地母,他们结成夫妻,只生了一个女儿,非常孤单。一天,天公到山上去砍柴,一阵狂风吹落一百片树叶。天公说,要是这一百片树叶都变成人就好了。话音刚落,一百片树叶就变成了一百个人,男女各五十。长大后自相婚配。这时候,粮食不够吃了,天公就到天上要来了玉米、旱谷、小麦、大豆、瓜果、葫芦等农作物的种子,洒在平坝、山坡上,就长出了各种粮食和瓜果。突然世上发洪水,这些人躲进葫芦得以逃生。葫芦在水上漂流了很久,一天靠岸,一声巨响,葫芦被撞开一个口,一百零三人才从葫芦里出来,他们就是今天的汉族、傣族、傈僳族、景颇族、德昂族、白族等<sup>[8]</sup>。

上述这些民族同源神话,表现出了民族同源的多种形式:其一,动植物或其他自然物生出多个民族,最典型的是葫芦破后走出多个民族。其二,两性婚配生出多个民族,又有婚配与自然生人的结合形式,男女婚配生出葫芦,葫芦再生出多个民族。其三,女子感孕生出多个民族,所举例为女子感风生出多个民族。其四,血缘关系的兄妹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居住环境的变化而逐渐形成不同的民族。其五,洪水移民再生人类形成多个民族,此类神话尤多,其中以兄妹遗民婚配生出的葫芦走出多个民族的情节为典型代表。民族同源神话表现出的多种民族同源形式,表明这类神话反映了人们对于人类起源现象的多种认识,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也说明人们关于民族同源关系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同时,神话中关于同一血缘关系的人群分化成不同民族的情节,也表现了人们对于同源关系的多民族逐渐形成的过程的带有客观因素的朦胧认识。

民族共同始祖神话讲述多个民族同出一个始祖的过程。这类神话的产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华夏族或汉族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之时,不少氏族、部落或民族主动向其靠拢,以华夏族的始祖神为本民族的始祖神,从而形成了华夷共祖神话。二是同源民族分化成若干民族后仍尊崇同一始祖,从而保留原有的共同的始祖神话,最典型的是盘瓠神话。

华夷共祖神话,即诸夷与华夏以炎黄为共同始祖的神话。在氏族、部落、民族的融合不断发展、大一统国家逐渐形成之时,诸夷不断融入并认同华夏族,出现了以炎黄为华夷共祖的神话。祝融,本为南方族群首领,《山海经·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共工,本为被舜帝流放的四凶之一,《尚书·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sup>[9]</sup>在民族融合之际,在政治、文化、民族大一统思想盛行情势下,祝融与共工所属两个南北不同族群,都被说成是炎帝之后。《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sup>[10]</sup>祝融还被说成是黄帝之后,更能见出族群认同融合之大势。《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

下,帝营命曰祝融。”不独祝融、共工华夏炎黄体系,华夏族以外的其他夷狄戎蛮均被纳入华夏序列。《诗经·大荒北经》:“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牡此,是为犬戎。”又《大荒西经》:“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白狄。”从来被视为蛮夷之族的犬戎、白狄等由此也被说成黄帝后裔。事实上,在中国大一统的形成过程中,不断有族群主动向炎黄族系靠拢,因此又不断有华夷同源神话产生,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同根同族同脉认同的根基,并初步形成了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盘瓠神话,为瑶族、畲族与部分苗族共有的神话,反映了苗瑶畲三族既自相区别、又互相认同的民族关系。盘瓠,又称盘护、金犬或龙犬。盘瓠神话,最早见于东汉应劭《风俗通义》:“高辛之犬盘瓠,对天犬戎,高辛以少女委之,封盘瓠氏。”“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盘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

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着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霖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南朝·范晔《后汉书》记载盘瓠神话的内容更为完备详细,尤其是还补充说明了盘瓠之后的发展与族属情况:盘瓠“其后滋蔓,号曰蛮夷,……今长沙、武陵蛮是也。……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搜神记》、《水经·沅水注》、《后汉书·南蛮传注》及《太平御览》《唐书》等均记有此则神话。苗、瑶、畲三族的盘瓠神话,在大同的前提下,又表现出民族的差异性,也属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现象。

综上所述,各民族始祖神话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及其共有精神家园建构铺设了最初的蓝图,这些始祖神话为共有精神家园确立了以盘古开天辟地为基点的家园环境,确立了一以贯之的以炎黄为主体的信仰对象,初步规定了其多民族文化交集的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深植于五千年文化的深长之根,最能持久反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特色与归属意识!

#### 参考文献:

- [1] 韩振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及其建构途径[J].中州学刊,2009(7).
- [2] 卡尔·赖希尔.迈入21世纪的口头史诗:以柯尔克孜族《玛纳斯》为例[J].陈婷婷,译.民间文化论坛,2017(6).
- [3] 马卉欣.盘古神话[M].北京: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1993:57.
- [4] 王宪昭.多民族同源神话: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N].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56期),2012-09-14.
- [5] 刘辉豪.牡帕密帕[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10—45.
- [6] 张研.遮帕麻与遮米麻[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60—67.
- [7] 姚宝瑄.中国各民族神话·哈尼族·傣族[M].太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书海出版社,2014:67—68.
- [8] 姚宝瑄.中国各民族神话·佤族·阿昌族·纳西族·普米族·德昂族[M].太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书海出版社,2014:32—35.
- [9] 江灏,钱宗武.古今文尚书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27.
- [10] 袁珂.山海经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330.

(责任编辑 王 平)